

## 第一章 初露本事

十兩三錢銀子。

坐在茶樓二樓的晏驕雙眼一眨不眨的盯著手中已經變涼的茶水，腦海中不斷迴蕩著這個數字，只覺得一個頭兩個大。

這點兒身家，以後可怎麼活？

一直到現在為止，她還是不敢相信眼下的事實。

本來是去例行勘察現場的，誰知雨後山區路滑難行，她一不留神踩滑，下意識抱緊懷中的勘察箱就咕嚕嚕滾落山崖……

然後再睜眼，就身處這個歷史上半點影子也沒有的大祿朝。

聽說是本地新上任不久的縣令帶兵前去剿匪，回來的路上順道把她撿回來的。因為她昏迷不醒，也不知來歷身分，索性一併帶回縣衙，暫時安置在後面的院子裡。

縣令不都是文官嗎，怎的還親自帶兵去剿匪？

晏驕本想打探更多，但那黑皮膚的小丫頭口音太重，她本就被摔得七葷八素，聽了幾句就眼冒金星，實在沒精力分辨更多。

寄人籬下總不是長久之計，如今她又是個黑戶……總得先弄點銀錢傍身才好。

唯一帶過來的勘察箱決計不能動，所幸口袋裡還有下班時剛為自己買的二十四歲生日禮物——金鐲子一只，還沒來得及去拿蛋糕，就被一通電話緊急召回。

這只金鐲子是她攢了好幾個月的薪水才買的，可眼下到了這裡卻不值幾個錢。

當時銀樓掌櫃十分嫌棄，又十二分惋惜：「怎麼也沒個做工？白瞎了好純淨的金子。」

晏驕只是訕笑，現代社會雖高度發達，可手工業到底沒落了，她買的這仿三代樣式獸面紋金鐲已經是店員口中少有的精緻，然而放在這遍地鏤空、鑲嵌、繆絲纏絲的大祿朝，真是寒酸得很，就好像是暴發戶只看重量似的。

銀樓倒是實誠，稱出來的重量與金鐲證書上標記的幾乎一毫不差。

只是……

掌櫃稱銀子的時候，晏驕忍不住捂住胸口，心疼得幾乎要死過去。

十兩三錢銀子啊！她辛苦苦苦攢了這麼久的錢，現在眨眼卻變成十兩三錢銀子，這可真是天底下最扎心的一筆買賣了……

可有什麼法子呢？她若不想餓死，也只好打掉牙自己和血吞了。

回想到這裡，晏驕不禁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，並本能地用手去捂住後腦杓。

頭又疼又暈，四肢也有些無力，或許並不僅僅是窮的緣故。

她閉著眼睛忍了會兒，慢慢的喝茶，吃了兩顆桌上附贈的蜜煎金絲棗，好歹稍微清醒了些。

七月流火，晝夜已經頗有涼意，可若天氣晴好，日頭升起來後還是能將外頭曬得熱辣辣的。

平安縣城直屬府城，轄下村鎮無數，依山傍水，饒是前些年山賊作祟，也還是很富裕繁華。加上如今的縣令直接率兵剿匪，百姓們更是呼聲一片，越發有了盼頭，街市也越發興旺。

縣衙坐北朝南，位於城中主幹道十字街北面正中，晏驕早先從後院角門出來，走了片刻就到了本縣最熱鬧的路段。

大街兩側都是成排的鋪面，沿街還有許多擺攤的、挑著擔子沿街叫賣的，說笑聲、吆喝聲、要把戲賣藝的敲鑼打鼓聲，滿是鮮活的人氣。

晏驕順著街道看了會兒，漸漸被這熱烈的氣氛所感染，嘴角不自覺帶了笑意，視線落到街對面的招牌上，又忍不住開始計算十兩二錢銀子能過多久。

據她所知，刨去下頭整年不見現錢的農戶，在縣城做工的一人一月約莫能得二兩上下，便是走街串巷的小販，只要肯做，也能有一兩多。

這樣的月錢是要養活一家老小的，她一人吃飽全家不餓，可也不好總賴在衙門裡。但若去租房……租不起啊！

「兩套棉布裡外換洗衣裳並梳子、鏡子等共計兩百三十文……」晏驕細算著今天上午的花銷，正覺得腦袋隱隱作痛，忽然聽到斜對面的布莊傳來一聲淒厲的驚呼。

「我的女兒啊！」

這一聲不亞於平地一聲雷，饒是街上人聲鼎沸，也都在一剎那間沒了響動，然後同時朝那邊望去。

聲音來自有德布莊，乃是平安縣的老字號，不僅賣布，也販賣些針線、頭油、成衣等物，因貨真價實又周到，生意一直不錯。

今天上午去銀樓換了銀子之後，晏驕在那裡購買了衣物，對店中夥計們的印象很是不錯。

買了衣物後，她覺得腿腳發軟有些撐不住，這才搖搖晃晃直接進了對面這家茶樓休息。

有德布莊跟這一帶的鋪面一樣是兩層小樓，一樓賣些實惠的大眾貨色，二樓前半段出售價高也更精美一些的綾羅綢緞，後半段則用活動門牆隔開，做了如今掌櫃夫婦二人的臥室。

晏驕坐在臨街窗邊，恰好可以越過街道看到布莊二樓的情景，隱約見一對穿著打扮頗為講究的老夫婦踉蹌著哭喊出來，手中還不停地撕打著一個三十來歲的青壯男人。

世人最喜歡看熱鬧，那頭有人著急忙慌的衝出去報官，這邊茶樓上已經嗡嗡的議論開了。

「呀，難不成是死人了？」

「那老兩口怎的撕打起女婿來了？難不成是……」

「怪嚇人的，我記得老闆娘兩口子情分頗好，羨煞旁人哩！」

出於職業本能，晏驕第一時間就豎起耳朵，可惜本地居民方言濃重，說得又快，她聽了半天也是七零八碎，最後實在忍不住，一臉好奇的打聽起來。

「這位……」

她才一開口，一起擠在窗邊的幾個穿紅戴綠的婦人便齊齊回頭，畫面相當震撼。

「咳，這幾位姊姊。」晏驕麻利的臨時改口，滿臉堆笑的問道：「我才在那邊訂了衣裳，可是出了什麼事嗎？」

她生得膚白貌美，又年輕俏麗，那幾個婦人卻大都人老珠黃，一聲甜甜的姊姊登時叫她們笑開了花，好似身上骨頭縫兒都舒展開了。

「瞧這閨女，怪俊的，聽著口音是外地來的吧？」為首一個穿著大紅紗衣的大姊捂嘴嘎嘎笑了幾聲，一雙眼睛在她身上看個不停。

晏驕爽快點頭，就聽對方猛地一拍巴掌，十分唏噓，「這可真是夠晦氣的！」

晏驕：「……」

這平安縣城竟如此排外？外地人怎麼你們了？

緊接著，又聽另一個一身深紫，活脫脫茄子精轉世的婦人用著手帕子道：「是哩，妳這姑娘忒不走運，今兒偏在那裡訂衣裳。我才從那邊過來，可嚇煞人了！」

說到這裡，她就很熟練的停住了，看來賣關子吊胃口乃是傳世絕招。

聽明白了對方不是針對自己，晏驕很上道，當即追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一聲姊姊沒白叫，她們再開口就很體貼的放慢了語速。

茄子精滿意一笑，神祕兮兮的壓低聲音道：「老闆娘死了，我正在二樓看緞子，順勢去瞧了一眼，娘咧，直挺挺躺著，好嚇人！」

她噉的拔高嗓音，將兩條圓滾滾的胳膊甩出去，劃開老大的圈子。

旁邊不知什麼時候圍了好些聽眾，她這麼一驚一乍的叫嚷，登時就使以她為圓心的一大圈人呼啦散開，一個個東倒西歪，同時發出「哎呀、咦、娘咧」之類的驚呼，場面頗有幾分壯觀。

當法醫這幾年來，晏驕什麼驚悚恐怖的屍體沒見過？這種簡單粗暴的描述可嚇不到她。

她一刻不停的追問道：「您親眼瞧見了？人是什麼樣子的？」

茄子精拍了拍自己不斷抖動的胸口，十分篤定的點頭，「那還有假？眼睛那麼大，舌頭那麼長，滿臉……」

她不斷比劃著，說得唾沫橫飛，顯然十分投入。

周遭看客們都給足了面子，不斷配合著她的描述發出各種諸如驚呼、驚歎、驚恐之類的短促語氣詞。

聽到這裡，晏驕基本上確定對方後半段純屬臨場發揮，因為透過窗子可以看見，布莊主人居住的臥室與前面櫃檯間隔著一道屏風和一道門牆，進進出出的人這麼多，都不曾大開，也不曾有人湊近。

試問在外倉促一瞥，又怎麼可能看見這麼多？

吵吵嚷嚷間，忽然不知是誰喊了一句，「快看快看，縣太爺帶人來了！」

剛剛還沉浸在眾星捧月中的茄子精頭一個反應過來，立刻以不符合體型的敏捷速度衝回窗邊，雙手抓住欄杆往下瞧，「哪裡哪裡？」

「媽呀，那是縣太爺？你快別胡說八道了，俺瞧著倒像個土匪……」

「這一夥人……怪道能去西山剿匪哩，土匪哪裡是他們的對手。」

晏驕聽得啼笑皆非，又想起來似乎到現在為止也沒見見自己的救命恩人長什麼樣子，便也伸長了脖子往下看。

就見一行十多騎人馬呼啦啦從縣衙方向趕來，為首一人肩寬體闊，身材高大挺拔，

乃是人堆裡頭顯眼的。他身後跟著的親隨也一樣威風凜凜殺氣騰騰，只看背影便很嚇人。

布莊門口站著的捕快迅速迎上去，低聲說了幾句什麼。

那位縣令微微側身，一邊聽一邊往裡走，一隻腳剛踩上布莊臺階，卻像是察覺到了什麼似的，猛然立住，刷的轉身向後看來。

窗邊的晏驕本能的屏住呼吸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好像是片刻，又像是大半天，那位年輕得過分的縣令總算大步流星上了樓，晏驕也慢慢恢復了呼吸節奏。

這人……委實不像普通縣令，那樣銳利的眼神和周身氣勢，活像林中猛獸，又怎麼會在這小小的平安縣做什麼縣令？

窗邊人很多，可晏驕卻覺得對方好像第一時間就認出了自己，當然，或許只是她的錯覺吧。

只這麼一眼就嚇得茶樓眾人鴉雀無聲，就連剛才最活躍的茄子精也沒了動靜。

一群人卻還是不肯走，依舊擠在窗邊，活像一群鶴鶩硬著頭皮看。

現場突然靜下來，落針可聞，對面布莊的聲音倒能隱約聽見幾句了。

剛沒了女兒的老夫婦情緒十分激動，說話聲音也大得很，晏驕拚了命去聽，再配合周圍看客們時不時蹦出來解說，竟也將事情原委順了個八九不離十。

原來那對老夫婦一生只得一個女兒芸娘，因家底豐厚，亦不捨得她遠嫁，便挑了個上門女婿，便是如今的布莊掌櫃王武。

小夫妻成親後感情一直不錯，可惜到現在也沒有子嗣，老兩口不大放心，時常過來瞧。

今天他們前來時已然日上三竿，素來勸勉的芸娘還沒起，王武只說娘子昨夜歇息時嚷嚷頭疼，又累得很，想來貪睡，就沒喊。

過了約莫一刻鐘，老兩口覺得不對，便由老太太親自進去瞧，卻發現芸娘早已沒了氣息，人都涼了。

可憐老夫婦一輩子只這麼一點骨血，突然暴斃，哪裡承受得住？不由得呼天喚地，又覺得是女婿殺害了女兒，揪住不放，報了官。

一名穿著灰衣服的男子開了木箱，不知拿出什麼往自己鼻子附近擦了擦，然後便開始查看芸娘的屍體。

晏驕看得正出神，冷不丁耳邊響起一道熟悉的嗓音——

「那是郭仵作，聽說本事大得很哩。」

什麼屍首、命案的沒把晏驕怎麼著，這一嗓子倒是叫她打了個激靈。

扭頭一看，竟是茄子精不知什麼時候蹭了過來，此刻正以一種十分扭曲的姿勢擠在桌子和她旁邊。

晏驕定了定神，繼續看，就見郭仵作已經舉起芸娘的胳膊。

他捏的是上臂，分明細細一條胳膊，他卻舉得很是費力，好像硬掰似的。

若是正常活人，這樣擺弄必然帶得下臂和手腕不住晃動，然而那套著藕合色衣袖的胳膊卻如一柄標槍似的筆直，連翹起的手指都沒有活動。

屍僵……晏驕微微蹙眉。

可惜隔得太遠，除了老夫婦兩人的失聲大喊，其餘人說什麼她聽不清。

又過了會兒，大約是郭仵作驗屍結束，重新將芸娘擺好後，轉身到外面隔間說了幾句什麼。

隔間被窗子擋住大半，只隱約瞧見王武和其岳父岳母跪在地上，大概前頭就坐著那位縣令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剛還跪在地上的老夫婦忽然齊齊挺直了身體，像是泣血一樣哭喊道：「不可能，芸娘必定是遭了歹人毒手。青天大老爺，您可要為我們做主啊！」

「我兒身子素來強健，前幾日還說要回家過八月節，怎的會突然暴斃！」

兩位老人哭著喊著拚命磕頭，看上去既心酸又可憐。

郭仵作又說了句什麼，竟惹得兩老撲過來要撕打，可到底有了年紀，又被王武攔住，頓時像是失去了渾身力氣，軟軟跌坐在地，嚎啕大哭起來。

王武也跟著抹淚，聲音不高不低的說了句話。

他似乎也頗為激動，茶樓這頭倒是能略略聽見些，可惜並不清楚，加上有方言口音……

晏驕正著急，就聽茄子精低聲道：「他說自己也難受，芸娘半夜還要水喝哩。想也是，到底多年夫妻……」

他撒謊！

話音剛落，茄子精就覺得身邊一空，扭頭一看，竟是那個漂亮姑娘提著裙子匆匆跑下樓了。

外頭又乾又熱，空氣都好像被扭曲了，晏驕跑了幾步就覺口乾舌燥。

她強忍著頭暈，剛來到布莊門口就被外頭的衙役攔下了。

「勞煩通報一聲。」眼見兇手竟要逍遙法外，晏驕怎麼能不著急？可又不能硬闖，只好強壓耐心說：「請務必通報縣令大人一聲，我有證據，王武說謊，他最有可能是兇手！」

那兩名衙役對視一眼，人命關天，其中一個到底上去通報了。

剩下那人有些狐疑的瞧了晏驕一眼，大約是看她臉色不佳，還很好心的讓她往屋簷下站，「姑娘，街上日頭毒，妳進陰涼地等吧。」

晏驕感激一笑，道了謝，果然往裡挪了挪。

其實從衙役通報到請她上去，前後也不過多久，可她卻滿心焦躁，只覺度日如年。

一來她怕夜長夢多，二來，她頭暈得好像越來越厲害了……

因樓上是用來招待貴客的，屋裡還擺了冰盆，才一上去，晏驕頓覺一股涼意襲來，整個人清醒不少。

主位上果然坐著新任縣令龐牧。

雖戴著文官烏紗，可他就這麼大馬金刀坐著，不怒自威，單薄的衣袍下隱約勾勒出流暢的肌肉線條，實在不像個文官。

「尋常百姓插手命案可不是好事，若有半句虛言便是誣告，當心大刑伺候。」他先飛快的瞧了晏驕一眼，這才提醒說。

晏驕緩緩平復了呼吸，點頭，「我自然知道。」

據說平頭百姓見官要跪，可她實在彆扭，且此刻也沒那份體力，既然對方不提，索性裝傻。

龐牧嗯了聲，敏銳的察覺到她的身體在微微搖晃。若只是從對面跑過來的話，額頭上的汗珠確實太多了些……

「可坐下回話。」

晏驕有些意外的看了看他，搖頭，「謝大人，不必了，先驗屍。」頓了頓，又對他解釋說：「其實我是個法醫，啊，就是你們說的仵作。」

一邊的郭仵作終於忍不住了，聞言忙道：「大言不慚，這也是你能做得來的？」

仵作一職雖然為人忌諱，但每有命案總要求到他們頭上去，故而也頗有地位。

他自視是名師帶出來的，所以脾氣格外大些。

晏驕懶得跟他廢話，只是用眼神去請示龐牧。

龐牧略一沉吟，大手一揮，「准了。」

其實他也對郭仵作的定論心存疑慮，且又直覺王武可疑，奈何不長於此道，正琢磨是否要託人從外頭請個高明的仵作，沒承想這個之前撿回來的女子自己跳出來。這麼一來，雖解了燃眉之急，可是否過於巧合？

晏驕二話不說進了裡間。

郭仵作看看她，再看看龐牧，咬了咬牙，乾脆又拎著木箱跟進去。

他到底不服氣，在後頭絮叨不止，「我已都細細查看過了，無外傷，七竅無血跡、無泡沫，骨骼完整，指甲整齊乾淨。妳到底是誰家的丫頭？竟這樣不知天高地厚。擾亂公務可是一一呀，妳要做什麼！」

晏驕剛過去就脫了芸娘褲子，毫無準備的郭仵作又驚又嚇，刷的紅了臉，氣急敗壞。

她不理他，彎了腰細細查看。

郭仵作又羞又氣又好奇，想看卻又不好意思，脖頸扭來扭去，著實累得慌。

誰知晏驕不光看，竟然還找了布墊著手掰開，郭仵作刷的從臉紅到了脖子根。

他剛要說話，就見晏驕面上一喜，「找到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郭仵作本能的問道。

然而晏驕還是不理他，徑直往外頭走，衝著龐牧胡亂屈膝行了一禮，語速飛快道：

「我已確定芸娘乃是被親密之人謀殺。」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忽然看向王武，「且是可以赤裸相見的親密之人！」

話音未落，王武已經從地上跳了起來，青筋暴起，喊道：「妳、妳簡直胡說八道！」

郭仵作脫口而出，「不可能。」

哭到半死的芸娘父母聽不得這話，見狀竟直接朝晏驕跪下了，「姑娘，姑娘妳發發慈悲，還我們苦命的女兒一個清白啊！」

晏驕被嚇得退了一步，剛要開口就聽上首龐牧道：「左右，將兩位老人家扶起來。」

她鬆了口氣，不易察覺的往自己腿上掐了一把，定了定神才道：「死者手指和腳趾已經僵硬，證明她至少已經死亡五到七個半時辰以上，可是王武卻說芸娘半夜

還跟他要水喝，難不成是見鬼了嗎？」

王武猛地抖了下，眉宇間隱約有些恐懼，不過還是大聲道：「人死了都會變硬，哪裡就有你說的這麼玄乎，胡說誰不會？」

晏驕深深吸了口氣，語氣複雜道：「那麼你告訴我，她下體內釘入的竹籤是從哪裡來的？」

屋裡瞬間陷入死寂，連帶著龐牧臉上都流露出震驚和厭惡交織的複雜神色。

「你、你……我沒有。」王武哆嗦著跌坐在地，雖然口中還是否認著，可像雨一樣滾落的豆大汗珠卻告訴所有人，他跟這起命案脫不了干係。

「畜生！」龐牧身後站著的一個俊秀年輕人擰眉罵道。

晏驕的身體晃了晃，眼前一陣陣發黑，卻還是勉力支撐著說：「那等隱祕部位，又是在衣服之內，除了你，還會有誰？」

就算是自殺，也斷然沒有人會選擇這種方法。

龐牧慢慢起身來，「竹籤、鐵籤入體，出血極少，不靈痕跡。王武，你好狠吶。」芸娘的爹娘放聲大哭。

王武像是被抽了骨頭，頹然趴在地上，喃喃道：「我、我不是，是她不好，是她不好……」

事已至此，真相大白，晏驕終於覺得壓在胸口的巨頭被搬去了，剛長長地吐了口氣，就見龐牧已經轉過來。

「這位姑……哎！」

壓力驟然消失，晏驕只覺渾身一輕，終於兩眼一翻，軟趴趴的倒了下去。

龐牧本能的上前一步，兩條結實的脣脣接了個正著。

站在他身後的兩個年輕人對視一眼，異口同聲的嘀咕，「元帥把人嚇死了！」

晏驕再次醒來，已經是金烏西墜。

她迷迷糊糊的坐在炕頭發了會兒愣，這才發現身上竟意外的乾爽，好像有誰在她昏迷期間替她擦過了、又換了乾淨衣裳，正是上午去布莊買來的兩套衣服之一。

稍後回神，她頭一個動作就是爬下炕去看桌上放著的勘察箱。

果不其然，雖然裡面的東西原封不動，可夾在箱子縫隙的頭髮已經不見了，說明白天自己出門，或是剛才昏迷期間，有人打開過。

她正在腦海中回憶著白天那個不像縣令的縣令，就聽門吱呀一聲響，曾經見過的那個黑黃皮膚的小丫頭阿苗端著一個托盤進來。

見她坐在桌邊發愣，阿苗十分欣喜的說道：「姑娘，你醒啦？正好趁熱吃藥吧！」

阿苗是城裡一戶人家的女兒，因家中人口多，略大些便出來找活兒貼補家用。如今輾轉來到縣衙做些雜活，雖賺的不太多，可安全又清白，因此十分賣力。

經過白天在茶樓跟人交流，晏驕現在已經有些熟悉本地口音了，這話聽起來倒是沒什麼障礙。

她道了謝，剛端起碗來，就被裡面飄過來的複雜味道熏得一陣乾嘔。

是傳說中的中藥啊。

阿苗站在旁邊抿嘴笑，「良藥苦口呢，姑娘快喝就快好。大夫說了，您是累狠了，這兩年都沒歇過來，前些日子受了傷，白日裡又耗費了心神，身子虛著呢，得好好的調養。」

這位晏姑娘細皮嫩肉的，說話又文繡繡，大家都覺得她是大戶人家出身，卻不明白為什麼大戶人家的姑娘會累著，又一個人跑到山裡去。

晏驕痛苦的盯著那冒著嫋嫋熱氣的黃褐色液體，平生第一次這麼懷念西藥。

如果單純是苦味也就算了，其實她還挺喜歡吃苦瓜呀、苦菜這類帶苦味的食物，但關鍵是這藥不是單純苦，而是又酸又澀又辣舌頭，還有點奇怪的甜混在一塊，簡直不是人受的。

晏驕一邊閉著眼睛喝，一邊覺得胃裡不斷往外冒酸水，渾身都在打哆嗦，拚命嚥下去之後，到底又吐出幾口來。

阿苗見狀忙拿著手巾替她擦臉，動作輕快熟練。

「多謝，真是辛苦妳了。」晏驕很不好意思的對阿苗說，自己接過手巾擦拭。

「我能伺候您這麼有本事的人，那是福氣！」阿苗端了一碗清水讓她漱口，這才忍不住說道：「姑娘，您好厲害呀。我們都聽說了，您今兒幫助咱們縣太爺破了一起人命官司呢，真了不起！」

晏姑娘真厲害，衙門上下的嬸子們都這麼說。

左右她們是沒什麼出息，可身邊驟然多了個有本事的女子，便覺與有榮焉，好像是這麼跟著就覺得高興。

晏驕衝她笑了笑，因為草藥太過難喝，胃裡翻江倒海的，兩隻眼裡都沁滿生理性淚水，一張臉皺得像個核桃。

阿苗被她逗笑了，想了下，一抬巴掌，「晏姑娘您等等。」

說完，一轉身就提著裙子跑了。

晏驕不明就裡，只能等著。

不多時，阿苗氣喘吁吁的跑回來，攤開手掌，露出掌心裡一個皺巴巴的小藍印花布包，小心翼翼的打開，「有些化了，您別嫌棄，可甜了呢，吃了就不覺得苦了。」

藍布裡頭裹著一塊麥芽黃色的糖塊，也不知放了多久，因天氣炎熱，表層都軟了，邊緣還沾了一點布屑，看起來實在不怎麼樣。

但晏驕明白，這時候糖果還屬於高檔東西，多的是百姓一輩子沾不到甜味，一顆心不由軟得一塌糊塗。

她看著這個頂了天也就十三、四歲的姑娘，柔聲道：「我喝了水，喝了水就不苦了。」

「您吃不慣這藥，喝水不頂用吶。」阿苗偷偷觀察了她的表情，見對方確實不是嫌棄，黑紅的臉上又雀躍起來，當即不由分說的將糖塞過去，「左右我留著也沒什麼用。」

她有些局促的搓著手，故作大方的說著，可喉嚨還是忍不住動了下，最後乾脆轉身跑了。

沒什麼用？糖果點心能有什麼用，不過吃罷了，可這個小姑娘卻將自己不捨得吃的糖果分給她。

晏驕盯著掌心的糖看了許久，最後才珍重無比的放入口中。

這糖貨真價實，甜得都有些發苦了，可她卻覺得好似從沒吃過這樣好吃的零嘴。

又過了會兒，大約是猜著晏驕已經吃了糖，阿苗這才回來，見晏驕關心案件發展，便囁囁喳喳的把審理之後得出的事情原委說明白了。

芸娘確實是王武殺的。

晏驕把芸娘的死亡時間和死亡原因都說了之後，王武的心裡防線瞬間崩潰，龐牧剛一示意心腹拔刀嚇唬，王武就被嚇得屁滾尿流，當場把犯罪經過交代了。

這對小夫妻剛成親那幾年確實好得蜜裡調油似的，當時王武也是真的勤勞又體貼，外頭不知多少人羨慕芸娘竟能覓得如此佳婿。

可是時間久了，王武就把這好日子當做理所當然，而且大魚大肉也有吃膩的一天，再看原本如花似玉的妻子也難免有些膩味。

芸娘是獨生女，受爹娘嬌寵些，哪怕不是有心，日常言辭也偶爾會流露出驕矜和對王武家世的不屑一顧。而王武在外面經常被人喊做倒插門女婿，說他是吃白飯的，十分瞧不起，如此天長日久的，他的自尊心便有些承受不住。

加上兩人成親後多年沒有孩子，爭吵就越發頻繁了。

就在前兩天，芸娘說起要跟王武回家過中秋，不知怎麼說到街坊鄰居子孫滿堂，唯獨她家人丁單薄，又賭氣說便是日後生了孩子也不能跟王武姓。

子嗣一直是王武心裡的瘡疤，他自己入贅就算了，若是再不能為老王家留下後代，豈非不孝？

這會兒傷疤被妻子硬生生掀開，便好似點燃了的炸藥桶，兩人說不到一處便吵了起來，相互推搡了兩下，芸娘還順手打了他一個巴掌。

雖然不疼，但這無疑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王武當時就下定決心要殺死妻子。

可是他又不想擔責任，一連想了好幾天，最終想起不知在哪看到的話本，說是用細長的東西插到人腦子或是下體裡不容易被發現，他便拆了家中過節時挑花燈的細長竹棍藏在床頭。

頭顱太硬，未必能一擊得手，且聽說縣裡的郭仵作很有些手段，只怕會被發現。下定決心後，王武接下來幾天便極盡溫柔體貼，待芸娘越發濃情密意，晚上又拉著她要溫存。

芸娘本就是個爽朗性子，早已經氣消，對夫君十分配合，誰知道下一刻就遇到了此生最慘烈的事情……

殺人之後，冷靜下來的王武很是害怕，生怕被人發現了。

他本想將屍體拋在城外，如今天氣漸熱，屍體肯定爛得很快，到時候再有野獸出沒，芸娘也就死得神不知鬼不覺。

可是平安縣城十分繁華，再加上臨近中秋人口越發密集，巡邏的衙役士兵數倍於前，一整天下來，他硬是沒有找到機會。

然後不等他繼續等待，岳父岳母就來了……

聽完故事之後，晏驕十分唏噓，「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，這可真算是引狼入室了。」阿苗也是十分氣憤，「真不是個東西呀，聽說那王武早年十分落魄，虧人家不嫌棄，如今吃香喝辣，穿金戴銀，人模狗樣的，可他回頭竟把恩人給殺了，真是豬狗不如，合該千刀萬剮。」

## 第二章 對她的懷疑

「大人，那晏姑娘出了門後便一路打聽著去了銀樓和當鋪，問了幾家，最後在鳳翔銀樓當了這個鐲子。」一個年輕人將手中的小盒子遞上去。

龐牧開了盒子，將裡頭的金鐲取出來顛了顛。

這樣沉的金鐲，普通人家不能有，倒是又印證了自己對晏驕家境的猜測。

只是花紋這樣簡單，且瞧著樣式雖然古樸，金子卻是新的，應該是最近剛做的。他將鐲子翻來覆去細細看過，發現內側有一行很小的，嗯，畫？圓溜溜的，像是哪個地區的特有文字、圖騰也未可知。

「你去將鐲子的樣式、尺寸、花紋，連同裡頭的圖案都原封不動拓下來，我瞧著這鐲子頗有奇特之處，去外頭找找源頭。」

只要能確定金鐲來歷，晏驕的身分自然浮出水面。

那手下麻利應了，拿著盒子退出去，沒過多久便把拓印好的鐲子還回來。

這時，外頭有人通報說廖主簿、齊大人和圖巡檢他們來了。

「你去吧。」龐牧對手下一擺手，「把幾位大人請進來。」

他斜靠在椅子上，手裡拿著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慢條斯理的擦著，看著進來的人，

「怎麼殺來著？」

這場面若給外人瞧了去，只怕越發要流言四起了。

他依舊坐在主位，下頭兩排座椅分燕翅向兩邊排開，打頭坐著三個人，其中兩個年輕一些的是曾跟他出去探案的兩人，另一人則顯得儒雅許多，年紀也略大幾分。後者聽了這話，無奈搖頭，「手段殘忍，此等忘恩負義之徒可用死刑。」

龐牧點頭，「你寫個文書，盡快把案子結了。先把人拖出去遊街兩日以泄民憤，然後再砍了。」

他生平最恨此等狼心狗肺之輩，若還在軍中，早就把人一刀劈了，哪裡等得到過堂？

幾個人又順勢議論了兩句，那個跳脫些的年輕人正色道：「元帥，我悄悄把那女子攜帶的箱子打開看過了，呦，好精巧的機關，偏偏又沒上鎖，倒叫人想不通。裡頭一箱子兇器，可大多都是咱們沒見過的模樣，我還特意找了個紙畫下來給你們瞧瞧。」

他一邊說一邊從懷裡掏出來一張疊得整整齊齊的紙，鋪在桌子上。

四個人都湊上去看，誰知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所以然來。

本以為那如花似玉的姑娘家那樣死死搜著一個箱子不撒手，會是些金銀細軟珠寶玉器之類的貴重物品，可是沒想到打開一看，竟是些刀子剪子之類怪模怪樣的東西。

「齊遠幹得不錯。軍師，你最是博覽群書，見多識廣，可能道出它的來歷？」龐牧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道，又拿出方才的鐲子給他看。

「這紋樣乃是三代時候用在祭祀青銅器上的，年代十分久遠，中原地區早已消失，時至今日還會熱衷此等紋樣，更叫個年輕姑娘戴在身上的，恐怕不是中原人士。」廖無言謹慎道。

「她長相卻又是中原人。」龐牧點頭道：「可能是中原移民，或是依舊存在於中原的久遠世家，回頭叫人往這上頭打探。」

廖無言又看了看齊遠畫的畫，很有幾分不可思議的點著裡邊那只勺子說：「難不成是份行囊？刀子剪子之類可防身又能日用，偶爾還能獵取野物。瞧瞧，這又有勺子，又有盒子，能舀湯吃飯吧？」

四個大老爺們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隱約覺得哪裡不對勁，可又說不上究竟哪兒不對勁。

齊遠茫然的抓了抓腦袋，補充道：「你們沒親眼見，這些東西做得十分精巧，又輕又鋒利得很，當真是吹毛斷髮，此等神乎其神的技藝，我實在沒見過。」

他曾在軍火司任職，對於如今天下種種兵器如數家珍，更知曉許多失傳已久的鍛造方法和民間高手。

就連他都如此驚歎，倒是引得其他三人更加好奇了。

另一人圖磬張開手掌，對著紙上物件比劃幾下，又細細問了齊遠尺寸，擰眉不解，

「這樣小，用起來不費勁嗎？難不成是特意為姑娘家準備的？」

龐牧摸著下巴說：「什麼時候能大大方方的觀摩一番就好了。」

廖無言就笑，「元帥既然準備請那位晏姑娘為作作，便是自己人了，以後自然有看的時候。」

齊遠飛快接道：「許是路過，未必能留下呢。」

「沒發現身分文書。」龐牧用手指緩緩敲著刀面，「又不像本地人，有門兒。」

圖磬微微皺眉，顯然不大贊同，「可是與老夫人比鄰而居，是否太過冒險？她一個女子隻身攜帶如此多的兌器上路，還偏偏被咱們撿到，又有此等出神入化神鬼莫測的本事……」

「既然形跡可疑，總要放在眼皮子底下才放心。」龐牧起身，拍拍他的肩膀，「這衙門統共才多大？若她當真心懷不軌，便是住到牆根底下，難不成還找不到機會下手？」

「元帥說的是。」廖無言點頭贊同，「與其一直沒有眉目的提防，倒不如引蛇出洞。」

齊遠和圖磬都跟著點頭，十分熟練的抱拳道：「軍師言之有理。」

他們一喊軍師，倒是叫龐牧想起來一樁事。

「你們都把我帶偏了，如今我已不是鎮北將軍、三軍元帥了，你們得正經叫我大人。」

三人一愣，這才後知後覺的意識到自己不知不覺中竟又叫回去了。

圖磬覲腆一笑，跟剛才謹慎冷酷的模樣判若兩人，「跟著您這麼多年，早都習慣

了，一時半刻還真不好改。」

龐牧朗笑幾聲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多叫幾回也就習慣了。」頓了頓，又有些唏噓，「你們跟過來倒真是大材小用了。」

三個人都滿不在乎的笑，「您連元帥都不做了，我們又算得了什麼？再說如今不也有爵位在身上嗎？錢財俸祿和賞賜少不了，打了這麼多年仗，也該鬆快鬆快。」他們都是龐家軍的嫡系，自然該進退一體。

四人說笑一陣，忽然外頭有人傳話，說老夫人請大人去一趟。

龐牧不知想到了什麼，笑容登時僵在臉上。

齊遠笑得不懷好意，「元一一啊，不，大人，想必老夫人也知道您眾目睽睽之下一把抱住晏姑娘的事兒了。」

龐牧抬手給了他一拳，覺得腦門兒抽抽的疼，「別胡說，人家姑娘家還要清白呢。」他不接著，難道眼睜睜看著對方臉朝下栽到地上去？

廖無言不知從哪兒掏出來一把扇子，雙眼微閉，搖頭晃腦的搗著，跟圖磬一樣笑得既矜持又意味深長。

龐牧用力搓了一把臉，狠狠歎了口氣走了出去，背影看上去莫名有些悲壯。

後頭三個幕僚心腹立即熟練地湊到一起竊竊私語起來。

「也不怪老夫人著急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，元帥都二十七八了，瞧瞧軍師，只比元帥大兩歲，可再過幾年兒子都能下場啦！」

「其實要是那位晏姑娘身家清白，倒也匹配。」

「不錯，有膽有識，本事過人，難得人也俊。」

老夫人娘家姓岳，早年跟著丈夫、兒子隨軍，如今丈夫、長子陸續戰死，便跟著次子過活。

她是個難得爽利果斷的婦人，年輕時也曾跟著舞刀弄棒，有些拳腳功夫在身上。如今年近六旬，依舊耳聰目明身體強健，偶爾脾氣上來，抓著燒火棍往龐牧身上掄時也虎虎生風。

「白日的事兒我聽說了。」岳氏笑咪咪道：「旁邊的廂房我已收拾好，什麼時候叫晏姑娘搬過來？」

縣衙頗大，女眷卻少得很，一應做工的丫頭婆子自然不能與岳氏一同居住，她也時常覺得冷清。

如今既然有位要正經在縣衙任職的年輕姑娘，自然要與她同住才好，也多些煙火氣。

龐牧咧嘴，「娘，您別這麼看我，怪嚇得慌。天色已晚，我預備明兒同她說。」

岳氏點頭，忽然話鋒一轉，「那日我打發人與她上藥時瞧了，好俊秀的模樣，也不知成親沒有。」

龐牧一臉無奈的道：「娘啊，人家成親不成親的，關您老什麼事？再說，保不齊晏姑娘只是途經此地，養好傷就要走了，能不能留下做仵作尚未可知，您又瞎操什麼心。」

岳氏歎了口氣，幽幽道：「為娘黃土埋到脖子根的人了，也不知還能有幾個春秋，還能不能見一見大孫子的面……」

類似的話龐牧聽得耳朵都快聾了，實在做不出什麼孝順模樣，索性站起身來，腆著臉笑道：「娘，您這身子骨硬朗得很哩，趕明兒照樣拉得開牛角弓，上能騎馬哎喲喂！」

還沒說完，岳氏已經氣急敗壞的捶了他一把，又舉著拳頭要打，「你這孽障！」龐牧也不躲，笑嘻嘻受了，又裝模作樣哎喲兩聲，順勢退著跑了。

看著他逃也似的背影，岳氏忍不住笑了，笑完之後又忍不住盯著天上的月亮犯愁。皇天在上，什麼時候能賜我一個孫兒啊？

話說回來，想要孫兒，也得先有孫兒他娘不是？這個孽子呦！

「孽子」溜溜達達出了後院，去演武場耍了一回刀，忽覺得有些肚餓，徑直往廚房去了，誰知一推門就看見晏驕正有些艱難的捧著個粗瓷碗坐在桌邊喝粥。

本想偷偷摸摸行事的晏驕一抬頭，腦袋嗡的一聲。

值夜的廚娘十分熱情，先去罈子裡夾了兩碟醬瓜，殷勤的擺在她眼前，「晏姑娘，這是我自己做的鹹菜，不是什麼稀罕物，可酸酸甜甜，正好配粥。」

聽說今兒晏姑娘三下五除二就協助大人破了一樁奇案，縣衙上下一應女人們都覺得振奮，面上有光，看她的眼神跟拜神仙沒什麼分別。

晏驕臉上熱辣辣的，訕訕站起來，「龐大人。」

白住也就算了，又在人家地界上「偷飯」吃，這就很尷尬了。

暮色四合，縣衙內外已經上了燈，廊下香貴的燈光溫柔的落在晏驕身上，越發襯得她美若天仙。

常言道，燈下看美人，越看越好看，龐牧不自覺想起剛才老娘同自己說的話。

他都這把年紀了，又是個正常男人，自然也是想媳婦的……

廚娘回頭見是他，嚇了一跳：「哎呀娘哎，大人您怎麼親自過來了？有什麼想吃的只管吩咐人來講就是了。」

說著，她忍不住去瞧晏驕，心道這後廚本不是什麼仙境寶地，怎麼今兒一個兩個都扎堆過來，別是約好了吧？

廚娘的大嗓門打斷了龐牧的胡思亂想，他乾咳一聲，大大方方上前，「晏姑娘，還沒歇息嗎？身體好些了嗎？」

「好些了，有勞記掛，今天倒是又給您添麻煩了。」晏驕一邊回話，一邊不動聲色的把碗往自己眼前劃拉，試圖藏起來。

「不過舉手之勞。」龐牧忍笑，渾不在意的擺擺手，「反倒我要謝謝妳呢。」

那瓷碗灰撲撲的，越發襯得搭在上頭的幾根手指又白又細。碗口瞧著足有晏驕兩個臉那麼大，剛才她捧著喝粥，活像把整張臉埋進去似的。

晏驕剛想說「這是我應該做的」，話未出口卻記起來現在她已經不是「晏法醫」了，忽然就有些傷感。

然而很快的，這份傷感被一聲雄渾的腹鳴打散了。

安靜的夜幕下，這一聲撕心裂肺的聲響格外清晰。

晏驕：「……」她是真餓啊。

龐牧終於沒忍住笑出聲來，「怎的，沒人送晚飯嗎？回頭我說說他們。」

晏驕連忙搖頭，憋了半天才彆彆扭扭的道：「藥，太苦了，吃不下……」

下午的藥實在太難喝，噁心得她一點胃口都沒有，一直熬到現在，肚子裡忽然餓起來。

她本想忍著的，誰知越忍越餓，胃裡火燒火燎的，好像胃病又有點犯了，只好悄悄出來，想看看能不能找點東西墊一墊。

「死人確實……嗯？」龐牧以為晏驕是被屍體噁心的。

尷尬的氣氛悄悄蔓延。

廚娘突然出聲，「大人，給您煮碗麵？正好還有醬肉，添點蘿蔔丁做個臊子？」

縣衙重地，晚上有衙役值夜，廚房倒是不曾斷過煙火，這會兒灶上還溫著些乾糧湯水。

屋裡只有一張像樣的乾淨桌子，龐牧道了失禮，去晏驕對面坐下，「隨便弄些充饑就好，若有麵，合該給晏姑娘煮一碗，米粥哪裡頂事兒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晏驕忙道，剛才的尷尬勁兒過去，這會兒倒也有點破罐子破摔了，

「我的腸胃不大好，這麼晚了吃太多不消化，稍微喝點粥水墊墊就成。」

但凡跟刑偵沾邊的，就沒有定時上下班、吃飯的規定，工作壓力又大，久而久之，胃藥簡直成了人間潮流。

龐牧點點頭，兩人忽然又沒話說了。

那頭廚娘麻利的和麵，先擀成麵餅再撒上麵粉，鬆鬆折疊幾下，快刀切成麵條。

這頭一個灶頭燒水煮麵，那頭剛好扒點豬油爆香鍋底，把剁碎的醬肉丁子混著蘿蔔丁子煮一個臊子。

說是臊子，其實不過亂燉罷了，十分簡單，只是略加點汁水熬煮，火光下油亮亮的光澤，倒也令人生出些食慾。

臊子好了，麵也煮好，滿滿當當裝一大碗，上頭還放了一個白嫩雞蛋，撒了把翠綠蔥花。

龐牧吃飯也帶著一股捨我其誰的氣勢，一筷子斜插下去就少了小半碗，看得晏驕眼睛都直了，單看這個飯量也不像文官啊！

他爽朗一笑，「見笑了。」

晏驕跟著抿嘴一笑，「身體好才吃得多，沒什麼見笑不見笑的。」

她倒是想多吃，只是胃不允許，現在看人家吃得香，也覺得眼饑。

「恕我冒昧，不知晏姑娘本打算往哪兒去？」兩口吞了半碗麵，龐牧額頭微微見汗，只覺得渾身都舒坦了，正好問出心中所想，「妳一個年輕姑娘獨自上路實在不安全，縣衙每日有公差往來，若是順道也好做個伴。」

仗剛打完沒兩年，尤其是幾處州府郡縣交接的地方，實在說不上太平，每每走到荒野無人之處，連個成年壯漢都時常覺得汗毛倒豎，更別提這麼個美麗女子了。

龐牧這麼一問，晏驕的臉色肉眼可見的黯淡了。

她的手指在碗沿摩挲兩下，良久，低低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去什麼地方？她該去哪兒，又能去哪兒呀？

來了這幾天，渾渾噩噩的，晏驕也懶得狠了，只覺得自己眼下真像書本裡常見的臺詞，生如浮萍，無處安置，也覺得有些茫然。

現實的古代根本不像電視劇裡演的那樣能說走就走，隨便到哪座城都得有文牒，若是再想做點營生，更要有身分文書。

像她眼下的狀況，當真寸步難行，若是遇到有心人，直接打她當成間諜就地斬殺了也沒話說。

龐牧都問到這裡了，要是她顧左右而言他，反而可疑。

權衡利弊之下，晏驕一咬牙，索性實話實說，「實不相瞞，我本不是大祿人，只是失足跌落山崖，誰知再睜眼就到了這裡。」

說老實話，如果不是親身經歷，這套說辭她自己都不信。

可龐牧竟然接受的點了頭，「晏姑娘的衣著打扮確實與大祿不同。」

晏驕心頭一喜，看著他，才要張嘴，就聽龐牧又道——

「不過妳說的著實匪夷所思，不知晏姑娘仙鄉何處？方便的話，我可託人幫忙打聽一二。」

比起這套睜眼閉眼間滄海桑田的說辭，他更傾向於晏驕與同伴失散，或是因為某種原因分道揚鑣，不方便言明。

哪怕知道希望渺茫，可晏驕還是說了，「華國。」

「華國？」龐牧跟著念了遍，竟一點頭緒也沒有。

他十歲上下就跟隨父兄四處奔波，又在行伍混跡，多年來征戰大江南北，莫說大祿朝，便是周邊幾國也曾去過，一般地名都會有印象，唯獨這什麼「華國」的，當真是聞所未聞。

晏驕對這個結果並不意外，只是苦笑。

「晏姑娘也不要灰心，天下之大，邊國部落多不勝數，許是華國距離大祿遠著呢。」

我略識得幾個人，回頭可託他們打探一二，來日有消息也未可知。」眼睜睜看著對面的姑娘臉色瞬間黯淡下去，龐牧不由得出聲安撫道。

這個姑娘來歷成謎，實在疑點重重，可直覺又告訴他，她並沒有說謊，傷心和失望也不是裝出來的，只是這個華國他是真的沒聽過。

現在晏驕基本上已經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實，本想說不必做那無用功，可心中暗存的一點僥倖又讓她張不開嘴，只是緩緩點頭。

她臨時無處可去，對龐牧和平安縣來說卻不全是壞事。

當下他也顧不上吃麵，「那妳眼下可有什麼打算？」

晏驕張了張嘴，睜著一雙好看的眼睛，試探著說：「我當了點東西，略換了幾兩銀子本錢，或許，去外頭擺攤賣些小吃？」

她是個法醫，在現代社會，女法醫就業已經不容易，在「女子不能為官」、「仵作需人擔保」的大祿朝更是難上加難。

倒是她天性愛吃，職業關係又很少休假，偶爾有點閒功夫就在家裡擺弄吃的，幾年下來練就一手非專業頂級廚藝。

民以食為天，只要有人就要吃飯，做吃食總不會餓死。

龐牧：「……」

聽聽，這像是一個剛精準驗屍後協助破案的人說的話？

你有那一手出神入化的功夫，擺什麼攤啊！再說了，百姓敢買嗎？

偏偏晏驕還在那邊小心翼翼的問：「龐大人，我的身分文書丟了，能擺攤嗎？」

她好歹也算幫了個小忙吧？希望回頭擺攤手續能簡化下，好歹通融一二……

龐牧忽然就吃不下麵了，擺攤究竟有什麼好？竟引得妳癡迷至此！衙門飯不好吃嗎？為什麼不來這裡做仵作？

他是這麼想的，也就這麼問了。

晏驕一臉愕然，「女子不是不可入公門嗎？」

「規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」

她怦然心動，「可我沒有保人。」

龐牧大笑出聲，指著自己，「我不是人？」

連日來困擾自己的難題竟迎刃而解，晏驕終於露出穿越後第一個燦爛笑容，「那可太好了！」她又有工作了！

她的眼睛亮閃閃的，頭頂翹起來的兩撮頭髮毛茸茸的，讓龐牧不自覺想起當初在西北打仗時遇見過的一頭……小野驢，也是這摸毛茸茸，這麼亮閃閃。

他正想著，就聽對面的小野驢，咳，不是，晏姑娘滿臉期待的問：「龐大人，仵作月薪，啊，就是一月多少錢？」

「啊。」龐牧瞬間回神，「月俸三兩，匱吃住。」

三兩？晏驕想著，真是不管什麼時候，這個行當都是一如既往的做多得少。不過沒關係，夠花了。

「那我就算是衙門的人了，我是幾品？」她眼睛亮亮的問道，既期待又緊張。

龐牧搔搔額角，「……沒品。」

好了，小野驢的耳朵都耷拉下來了。

這天夜裡，晏驕既沮喪又期待，翻來覆去睡不著，只好爬起來對著月光擺弄勘察箱裡的東西。

到了這裡，什麼 DNA 檢測之類的先進手段都沒用了，至於鞋套、手套，假如幾天前有人告訴她，她將對這兩樣物品視若珍寶，她一定會覺得對方瘋了，可現在看來，只怕她不久就要被窮瘋了。

得虧她有儲備強迫症，箱子裡塞了不少，可頂了天才多少？總有用完的時候。

唉，太窮了，古時候有什麼消毒手段來著？

晏驕的思緒翻飛，不知什麼時候又迷迷糊糊地爬回去睡著了。

### 第三章 烹煮螃蟹嘗嘗鮮

第二天一大早，阿苗就過來幫晏驕搬家，「大人說了，如今姑娘您便是咱們衙門的人了，得往前頭住。先搬過去，文書過兩天就下來了。」

晏驕現在棲身的地方是縣衙專門用來收容外頭百姓和雇工的，人多且雜，現在她

身分不同，自然不好繼續住在這裡。

說是搬家，其實統共也不過兩套換洗衣服，再就是那個勘察箱。

兩人穿過一道小院門，沿著走廊拐了兩道彎，遠遠看見一道翠綠爬山虎包裹的矮牆，裡頭還有幾棵樹枝繁葉茂直沖雲霄，很是壯觀。

「就是這兒了。」阿苗介紹說，又朝南邊努了努嘴，「男人們住在前頭，大人也在呢，回頭您要有什麼事兒，喊一聲都能聽見，穩當得很。再往前一個院子就是大人辦公的地方，日後您指定也常去。」

在縣衙幾天了，晏驕只走過後門，還沒往前面去過，現下一聽，倒有了幾分好奇和期待。

兩人邊說邊進了院門，抬頭就見裡面站著一位滿頭銀髮的老太太，精神奕奕，正笑咪咪的往這邊瞧，像是一直等著。

「好孩子。」岳氏用竹板拍打著兩床薄被，「別瞧白日熱，夜裡可涼了呢，這厚薄正是眼下蓋的。」

晏驕下意識看向阿苗。

阿苗笑道：「這是老夫人。」

頭天上班就要跟上司的母親住在一起，晏驕本能的緊張起來，「您好。」

她光知道要跟人合住，卻不知道對方竟然是這個身分！

「好，我好，妳能過來我就更好了。妳不知道，一個人住著多沒意思。」岳氏不住點頭，歡歡喜喜的拉著晏驕的手，親熱極了。

她實在慈祥，瞧著跟平時見過的那些喜歡熱鬧的老太太沒什麼不同，晏驕也就不緊張了，聞言笑道：「我初來乍到，什麼也不知道，說不定以後要麻煩您了。」

岳氏聽後更歡喜，「快來麻煩我吧，整日沒個消遣，我都快成老廢物了。」

阿苗嘆嗤一笑，晏驕也跟著笑了，「您精神頭這樣好，身子骨也硬朗，倒開這樣的玩笑。」

幾人說說笑笑進了屋。

雖然是廂房，可屋子寬敞明亮，拾掇得乾乾淨淨，裡頭還分了會客的正廳和靠裡的臥室，晏驕一看就喜歡上了，這可比她一直住著的員工宿舍強了不知多少倍。

見她真心喜歡，岳氏笑意更濃，又幫著指了水井、廚房等方位。

說到廚房，晏驕有點臉紅，都不好意思說其實自己已經提前摸清了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晏驕這兩天已經恢復得差不多，更因為有了工作，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信心，整個人都容光煥發。

一來了精神，晏驕就習慣性的想做點東西吃。

「阿苗，妳可知道菜市場的位置？」

正幫忙鋪被褥的阿苗一愣，「晏姑娘，衙門裡的人管飯哩，您要是有什麼想吃的，只管跟廚房的趙嬸子說就是了。」

晏驕笑道：「她一個人做這麼多人的飯已經夠累了，我哪裡好胡亂開口？左右眼下無事可做，一為賀喬遷之喜，二為賀我有了著落，也謝謝龐大人他們。」

或許龐牧並不十分相信她說的話，可對方能破例給自己一份工作，實在是雪中送

炭，這個人情她不能不記。

見她這麼說，阿苗也跟著點頭，「到底是姑娘想得周到，我這就帶您去。」

以後月月有俸祿，晏驕頓時變得財大氣粗起來，轉身就去取了三兩銀子帶著。

既然要長長久久的住下去，坐臥起居、衣食住行，總得添置些東西。

外頭陽光明媚，還是熙熙攘攘，那麼熱鬧。

以前晏驕總覺得自己像是局外人，有點格格不入，做什麼都提不起精神來，但現在再看，卻是另一種滋味，就連路邊的野花也親切多了。

阿苗挎著大籃子，一邊走一邊為晏驕介紹，「城北多是官宅和讀書人，還有一所書院。南邊商人居多，西邊常有西北貨商出入，大宗買賣常有，什麼牲畜、香料、皮貨，多得很。對了，平安縣冬天又冷又長，少不得要弄件襖子穿呢。」

見她四個方向只說了三個，晏驕難免好奇，「那麼東邊呢？」

話音剛落，阿苗的小臉就紅了，含糊不清道：「東邊……東邊不是好地方，姑娘您可別去。」

紅燈區啊，晏驕立刻懂了。

兩人先去了書肆，晏驕要了些筆墨紙硯，想了下，又拿了本入門字帖。

不管是日記還是案件記錄，都少不了紙筆，再貴也得買。

阿苗又驚又喜又讚歎，「晏姑娘，您念過書呀。」

正埋頭翻書的晏驕嗯了聲，又苦笑著補充道：「可惜我家鄉的許多文字與這邊不大一樣，用的筆也不同，得多花些時日適應了。」

毛筆字真是要命，也不知要練到驢年馬月去，她得先想辦法弄點炭條應急。

阿苗就笑，「常言道一通百通，您是會的，再學旁的肯定也快。」

「那就借你吉言。」晏驕笑笑，見她眼巴巴瞧著，略有些豔羨的樣子，不由得心頭一動，「你想學的話，咱們一同練字。」

「真的嗎？您願意教我？」阿苗驚喜交加的喊道，不過馬上又忐忑起來，搖搖頭，「還是算了，我這樣笨，學不會的。」

晏驕道：「哪裡有還沒學就說學不會的？我倒覺得你伶俐得很。」

阿苗長這麼大還從未被人誇過伶俐，頓時覺得胸膛裡充滿了愉悅的氣息，滿滿的，漲漲的，好像輕輕一戳就要爆開。

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，別的晏驕不知道，這價錢確實高，極其普通的文房四寶加一本字帖和《千字文》就花了小半兩銀子，心疼得她都快哭了。

反倒是後面去菜市場買菜，物價之低，超乎晏驕的想像。

親身經歷過之後就會更深刻的認識到，絕大多數古裝劇裡邊動輒幾十甚至成百上千銀子的交易純粹瞎扯。

古時候開採能力低下，一個國家一年的白銀開採量才多少？如今民間流通最多的還是銅板。

晏驕一口氣將做飯可能需要的油鹽醬醋和材料都買齊全了。

阿苗在後面疑惑的說：「姑娘，這些東西大廚房裡都有。」

晏驕正色道：「既然是我自己的主意，怎好蹭公家的東西。」

以後她肯定常做，所以不光這些，就算是用的柴火、煤炭之類，也要一點一點的跟廚娘交割清楚，不能讓人家吃虧。

阿苗乖巧點頭，卻還是笑，「姑娘想得也太細了些，就算用又能用多少呢？」

「話不好這麼說，積少成多。」晏驕搖頭，「對了，豬肉攤子在哪兒？」

兩人前往豬肉鋪子的路上，意外看見有賣螃蟹的，晏驕一下子就拔不動腿了。

「老伯，這個多少錢一斤？」

阿苗小聲道：「姑娘，這些東西壓稱又沒什麼吃頭，外頭腿上全是毛，怪嚇人的……聽說做熟了也有股怪味，不好吃呢。」

平安縣城並不靠海，眼前的螃蟹是淡水毛蟹，味道自然不如海蟹清甜，但自有牠的可愛之處。

本地居民不大愛吃蝦蟹，且眼前這一簍子毛蟹又大的大、小的小，並不怎麼好看，賣蟹的老伯從大清早熬到這會兒還沒開張，也是等急了。

見這會兒難得有人開口，他連忙擦了擦臉上的汗，殷勤道：「五文一斤，您若要的多，可再便宜些。」

「五文錢？」

晏驕暫時對這個價格沒什麼概念，一旁的阿苗卻不由得瞪圓了眼睛，暗自咋舌。這些螃蟹一個個沉甸甸的，一斤才能稱多少？且全是硬殼子，統共才幾兩肉？五文錢都夠買兩隻雞仔了！

晏驕沒做聲，只是蹲下細看。

賣蟹的老伯生怕她走了，再把這些螃蟹砸在自己手裡，忍不住道：「姑娘，都是肥的，瘦的俺都放回河裡去了。昨兒夜裡一宿沒睡覺打的，今兒一早就進城了，活蹦亂跳的。」

晏驕非常熟練地捏起來幾隻掂量一番，果然沉甸甸墜手，估計裡頭肉少不了。

臨近中秋，本就是蝦蟹上市的時候，真是想想就叫人流口水。

「得了，我全要了。」晏驕豪爽的道。

老伯一陣狂喜，千恩萬謝，忙換了秤砣來稱。

阿苗看得目瞪口呆，替她心疼，「這少說也得有二三十斤，您買這麼些可怎麼吃！」

晏驕只是笑，「我自有主意，回頭妳可別吃掉舌頭。」

阿苗不大相信，這些玩意兒還能比肉好吃？

那頭賣蟹老伯已經麻利的稱好了，又特意將秤桿掰過來與晏驕瞧，憨厚道：「姑娘，一共二十五斤六兩，算您二十五斤，只是這筐……」

普通百姓生活不易，一只上好柳條筐也要七八文，老伯還真是不捨得。

見木已成舟，阿苗只是跺腳，又脆生生搶道：「老伯，這樣沉，我們可搬不動，您得給我們送過去。」

「成，成！」買賣意外做成，老伯正歡喜無限，滿口答應了，「兩位小姐好生俏麗模樣，哪裡做得來這樣粗活。只是不知送到哪裡去？」

聽晏驕說是要送到縣衙去的，老伯登時嚇了一跳，十二分的鄭重。

因有了螃蟹，晏驕暫時也不想著豬肉了，就近買了些蔥薑蒜，索性打道回府。

正巧趙嬸子在後門與來送菜的小販交割，見晏驕弄了一大盤子毛蟹過來，也是吃驚，反應與阿苗無異，生怕她給人糊弄了。

晏驕笑而不語，只是跟她說好借了灶臺和柴火，這便去拾掇。

阿苗是做雜活的，一直都是哪兒缺人往哪兒去，這會兒就在廚房裡幫著趙嬸子和晏驕打下手，做些洗薑剝蒜的部分。

晏驕借了小毛刷，將毛蟹外殼邊邊縫縫洗乾淨，之後從中切開兩半，露出肉的中間部分要蘸一點麵粉，這樣才好鎖住肉汁，也更好看。

見她一口氣倒下許多油，阿苗和趙嬸子都跟著咋舌。

這晏姑娘定然是大戶人家出身，等閒人家哪裡耐得住這樣耗費？

包裹著蟹肉的麵粉在油鍋中逐漸變得金黃，空氣中彌漫開奇異的香氣。

阿苗忍不住吞口水，唏噓道：「這樣多的油，就是炒一鍋石頭也好吃啊。」

晏驕噗嗤一笑，「傻丫頭，也不怕硌掉牙。」

炸好之後，她將多餘的油舀出，用小漏勺過濾雜質後放涼。

炸過螃蟹的油自帶鮮香，完全可以再炒別的菜。

蔥薑蒜末爆香，下了毛蟹後倒酒，再加上預先稀釋好的醬汁，大火燒開後不斷翻炒，收汁時加一些鹽巴和白糖。

汁水越來越黏稠，滾起來的紅褐色氣泡上泛著油亮的光，水產特有的肉香混著油香，說不出的誘人。

趙嬸子已經燉好一鍋茄子，這會兒也顧不上許多，只是吸著鼻子感慨，「以前怎麼就不知這玩意兒這麼好聞！」

阿苗眼睛都看直了，難為還能騰出嘴巴來回話，「誰也沒跟晏姑娘似的這麼做呀。」

趙嬸子點頭，「那倒是。」這一鍋蟹子貴的油都夠她炒半個月的菜了！

毛蟹很新鮮，又是切開了的，倒也沒費太大功夫。

不多時，晏驕就讓阿苗停了火，「成了。」

她先用筷子蘸了一點醬汁嘗味道，薑蒜和白酒充分去掉了毛蟹的土腥氣，只剩下河鮮的鮮美。那醬汁又鹹又香又濃，簡直比肉還好吃，光是就著這醬汁，她就能蘸兩個餡餃吃。

確定發揮正常之後，晏驕分別夾了半隻給眼巴巴看著的阿苗和趙嬸子，謙虛道：

「許久不做了，醬料也與我以往用的不同，也不知味道如何。」

兩人對視一眼，連連推辭，「姑娘自掏腰包，又費了好大功夫，我們哪裡好吃白食。」

話雖如此，可身體卻依舊誠實，四隻眼睛都沒能離開。

晏驕不由分說的把碟子塞過去，「我在此地舉目無親，前幾天病著多虧你們照應，這點兒東西算什麼？」

三個人你來我往謙讓一回，阿苗和趙嬸子到底是羞答答接了，又小聲道：「這樣的好東西，大人都沒嘗呢，咱們倒先吃上了。」

阿苗到底還是個半大孩子，胡亂嗯了聲就結結實實咬了一大口，連螃蟹殼都吞入口中。

好吃！一點都沒有記憶中的土腥氣，肉又細又滑，合著外頭殼子上的醬汁，真比過年的餃子還好吃吶。

阿苗無師自通的舔著手指，滿臉真誠的誇讚道：「晏姑娘，您不去開館子真是可惜了！」

二十多斤毛蟹不是個小數目，於是這天中午，上到龐牧，下到輪值的衙役們，都或多或少的嘗了鮮。

龐牧是縣令，廖無言當主簿，齊遠則掌管衙門上下治安，除了出任巡檢的圖磬時來時不來，晌午都是一道吃飯的。

今兒見桌上多了一大盤怪模怪樣的螃蟹時，他們還有些驚訝。

「那廚娘不是見天鹽水煮菜嗎，今兒竟突然開竅了？」齊遠疑惑道。

趙嬸子的廚藝跟當初他們行伍中的伙夫很有得一拚，來小半個月了，就沒數出過第五種菜蔬，他們也不過是為了活著而吃，可現在？

桌子正中央的醬爆蟹紅棕油亮、香氣撲鼻，偶爾順著蟹殼滑落的醬汁黏稠噴香，跟周圍那一圈幾乎看不見油花、看不出形狀的水煮菜壁壘分明，非常鶴立雞群。

送菜的小廝笑道：「這是晏姑娘弄的，叫什麼醬爆蟹，說要謝謝大家哩。」

說完，見三位大人沒有別的吩咐，他扭頭就跑。

晏姑娘真是仙女下凡，做了好多，連他們這些做活的也能吃一口呢。他得快點兒，涼了可就不好吃了！

人都有口腹之慾，哪怕是個神仙呢，一連三十頓的吃水煮菜也要瘋。

龐牧三人都非常默契的把第一筷子下到了醬爆蟹上，然後……

聽說廖主簿使計騙走了最後一塊醬爆蟹和盤底醬汁，齊大人當場告狀，縣太爺大怒，命他去整理庫房。

只要沒有死人，仵作還是挺清閒的。

這天一大早就開始下起毛雨，晏驕沒往街上去，就在屋簷下，拿著小木棍就著濕潤鬆軟的泥土教阿苗認字。

岳氏也端了靠椅在旁邊湊趣，笑咪咪的，手裡還拿著一件衣裳縫補，時不時插一嘴，瞧著愉快極了。

過了會兒，前頭忽然有人帶話來，說龐大人有事兒請晏姑娘去前頭二堂一趟。

二堂是縣令日常辦公的地方，晏驕本能的想是不是有案子發生，當下不敢遲疑，丟下木棍就要走。

「瞧你這孩子。」岳氏一把拉住她，又叫阿苗去屋裡拿傘，「保不齊等會兒雨就下大了，你這麼光著腦袋沒遮沒擋的，萬一再著涼可怎麼好？」

晏驕的爸媽很早就離婚了，就跟著姥姥、姥爺過，兩位老人在她上國中時先後去世，之後就再也沒人擔心她下雨出門是不是帶傘了。

她下意識吸了吸鼻子，接了傘，臉上卻笑了，「哎！」

看著她小跑著消失在細細雨霧中的背影，岳氏搖頭笑道：「唉，也是個要強的傻孩子……」

等晏驕進了二堂，一眼就看見堂下坐著有德布莊的兩位老人家。

「大人，這是？」

她剛開口，兩位老人家就顫巍站起來，隱約又有要跪下的意思。

已經經歷過一回的晏驕才要去扶，一直站在牆邊充當隱形人的齊遠已一個箭步上前，左右開弓，穩穩地將兩位老人托住了。

晏驕打從心底鬆了口氣，不由得對齊遠報以感激的視線。

誰知齊遠直覺驚人，竟在下一刻抽空抬頭咧嘴一笑，露出裡頭兩排整齊的白牙，反而又把晏驕嚇了一跳。

稍後眾人重新落坐，龐牧才幫忙說明芸娘爹娘的來意。

王武已經砍頭了，兩位老人家結結實實病了幾日，掙扎著替女兒辦了頭七，今兒好不容易好些了，就趕緊託人打聽了晏驕的所在，帶著禮物登門感謝。

「要不是晏姑娘，只怕我那苦命的孩兒在地下也不能安生。」如今說起這個，老太太兩隻眼睛裡還是止不住滾下淚來。

人生幾大悲，最痛者莫過於老年喪子，實在是扎心。

饒是晏驕見慣生死，再見這樣的場面也覺心酸。「逝者已矣，生者卻還要活下去，兩位千萬保重，想必芸娘在天上也能好受些。」

白髮人送黑髮人，真是令人心碎。

老爺子歎了口氣，苦笑一聲，「多謝晏姑娘，話雖如此，可，唉！」

才短短幾天功夫，兩位老人滄桑了不止一倍，腰背都佝僂了，面上也多有頹然之意。

喪子之痛痛徹心扉，任憑外人再如何安慰，只怕也是無用。

龐牧是個直人，不大會說什麼安慰的話，倒是齊遠穿插著講了兩句，氣氛略略輕快些。

眾人胡亂說了會兒話，兩位老人就叫人抬上禮物。

滿滿當當兩個巨大的擔子全是各色精細棉布和綾羅綢緞，額外一個匣子，裡頭滿滿的銀子，當場就把晏驕鎮住了，她穿越後還沒見過這麼多錢！

孩子都沒了，兩位老人也沒什麼奔頭了，他們打算等女兒七七過後，處理好手頭事情，安置好布莊夥計後就回老家。那些布匹太占地方，不方便全部帶走，如今便開始處理，先檢了一些送給四鄰，這些好的全給晏驕做謝禮。

現在晏驕已經能夠很理直氣壯的推辭了，「身為仵作，不過分內事罷了，哪裡能再要百姓的東西？兩位既然要返鄉，少不得留些盤纏，倒不如賣了換錢。」

老爺子搖頭，「這幾年倒也賺了些錢，如今只有我們兩個老貨，又用得了多少？」

老太太一個勁的盯著晏驕看，又止不住的掉淚，哽咽道：「妳們這個年紀的女孩正該打扮……」她的女兒也曾這般嬌妍鮮活。

老爺子也是倔強，說：「您若執意不收，我們老兩口餘生都不得安寧。」

晏驕百般推辭不掉，正著急，就聽龐牧出聲道：「兩位老人家的心意我們曉得，

布帛倒罷了，只銀子確實不好收。兩位既然要回鄉，不若捐所書院，教導孩子們讀書、識字，或是開善堂，也是好事一樁。」

晏驕感激的看了他一眼，點頭如啄米，「對對對，大人說的是！」

老夫婦兩個對視一眼，眼底竟隱約顯出點光亮。

若他們多做善事，是不是女兒能投個好胎，來世百事順遂、長命無災？

累了半日，老夫婦千恩萬謝，相互攬扶著走了，身後是他們留下的布匹小山。

齊遠看著他們的背影唏噓良久，「真是可惜。」

晏驕也跟著感慨一回，一扭頭，看見那一堆布，又是一陣頭疼，多少年都不用買了。

「那個，大人……」她忽然想起什麼來，小心翼翼的問道：「我這樣，算不算受賄？」

當眾受賄，這個情節很嚴重啊。

齊遠嘆噓一聲笑了，龐牧也忍俊不禁，故作嚴肅道：「嗯。」

晏驕登時苦了臉，才要說話，卻聽他又笑道：「之前妳不在公門，幫忙後得些謝禮理所應當，不算什麼。」

假如她現在還是自由身的話，接了那些銀兩也是應該，不過現在到底換了身分，要是給外人知道直接收銀子，終究不好。

晏驕鬆了口氣，這個上司還挺開明的。

那邊齊遠抱著胳膊瞧了她許久，忽然開口道：「活了這麼些年，我還是頭一回與女子共事。」

如今公文已經正式下來了，日後衙門裡就算正式多了一位女仵作。

眾人稀罕之餘還挺期待的，畢竟終年都跟一群糙老爺們兒辦公事，實在不是什麼美差，幾年破罐子破摔下來，看城外孫屠戶家養的母豬都有些眉清目秀……

意外的是，被晏驕當眾下面子的郭仵作竟也沒反對。

晏驕大模大樣的學著他們抱拳，俏皮一笑，「以後還請龐大人、齊大人多多擔待。」龐牧和齊遠都給她逗樂了。

誰知樂不過一瞬，圖磬就從外頭大步流星進來，「別樂了。」

晏驕腦海中突然有根弦動了下，本能的問：「是有命案嗎？」

圖磬腳步一頓，表情複雜的看著她，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預感成真，晏驕乾笑兩聲，「唉，經驗罷了，那個，咱們這就去案發現場？」

說老實話，法醫的絕大部分預感都不是什麼好事。

圖磬又打量了晏驕幾眼，這才重新將視線投到龐牧身上，抱拳道：「大人，有百姓報案，西郊廣平鎮山上發現一具男屍，看打扮像是趕考書生，身分文書不知去向。」

「廣平鎮？」龐牧皺眉，「那不是東光縣轄下嗎，怎麼報到我平安縣？」

「律法有定，凡兩地相接，百姓可就近報案，地方官員不得推諉。」圖磬麻利的解釋了下，「廣平鎮雖屬東光縣轄下，但實際上距離咱們平安縣衙更近一些，所以此種事情時有發生。」

齊遠咂吧嘴，搖頭晃腦道：「那不合算，合著賦稅、政績都是他家的，麻煩事卻都得咱們管，忒賤了。」

要不是命案當先，晏驕真能笑出來。

大祿朝律法規定，勘察命案現場須有兩名以上在冊官員在場，齊遠不隸屬於此，而廖無言又剛被龐牧打發去整理文檔。

龐牧活動下手腳，對晏驕一招手，「走吧。」

晏驕痛快的哎了聲，剛要跑回去拿勘察箱，走了兩步又問：「郭仵作不去？」

齊遠就笑，「這種事兒他還不至於攀比吧？」

「不是攀比。」晏驕發現這人的思想很有意思，當即哭笑不得道：「戶外命案現場一般遠比室內來得複雜得多，今天又下雨，恐怕我一個人應付不來，多個人多份力嘛。」

以前他們一名法醫兩名助手都快過勞死了，現在就她一個人，那不是玩命嗎？

能重活一次不容易，且活且珍惜，必須找尋一切能合作的助手！